

33866

處。不解遠征。重以國勢衰微。世情艱險。則整裝之前。苟弗加以研究。途中必有不堪之困難。如美之舊金山。坎拿大之凡哥佛。固盛張苛網。以擾吾國人者也。吾人縱有政府之護照。彼邦領事之證書。然有等於無耳。言念及此。吾深望留學生之身歷其境者。學成而返。有以強盛吾國。勿令此不平之待遇。吾吾今日之留學生者。永永以苦吾後日之留學生也。至苛例之最不堪者。在凡哥佛爲納保證金五百美圓。在舊金山爲禁錮於一小島。而受種種無謂之檢查。初禾犯法律也。而罰已加之。行人無罪。弱國其罪。而此罪之求倖免。非得彼邦有力人士之先容。不可倖逃也。願以一青年學子。未涉社會。未有聲望。茫然欲求一異國之有力人。爲之輔導。勢何殊於登天。而於此有一終南捷徑。爲留學生福星者。則基督教青年會之招待部是也。留學者誠能事前與青年會幹事接洽。凡達一埠。卽有會中同人爲之照料。微特可免種種特別之困難。抑亦得種種特別之利益。是則留學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三課本以外之學問 學問自課本中出。然課本中之學問。非學問之全也。其半乃在課本以外。苟非兼有。則其不能致用。一也。課本以外之學問奈何。卽廣義的學問。凡彼邦之風俗習尚皆是。夫歐美號稱文明。然此文明之究竟。決不能得於課本之中。而當求諸社會生活之內。故欲灌輸其文明。欲介紹其文明。斷非僅僅周旋於學校者。所可坐而致。嘗有留學之時。初

未知斯義。歸國而後。乃痛悔曰。惜哉。當日之僅徘徊於學校與宿舍之小天地也。設再有機會。重臨彼土。則必注其全力。周旋於彼邦社會之中。而細審其文明之造詣矣云云。可見是卽多數留學生之所未見到。而要宜猛省者也。雖然。於此亦有危險。則交際場中。無論其在校內或校外。良莠雜出。類風惡俗。所在皆有。擇善去不善。端在其人抉擇力之如何。否則未受其益。先受其害。亦意中事耳。而於此又有捷徑。可以免墮落。獲良導師者。則親近基督教之人物也。學校當取其爲基督教最聲行者。寄宿之家。當取其熱心基督教道者。此外友朋之類。咸按此方鍼而行。庶遠邪離害。無危險之可言。有進德之機會宜矣。至於遠隔重洋。返國非便。每值暑假。暇晷孔多。既可因之而得接近社會生活。增益極有價值之學識與經驗。亦可怠忽放蕩。以致自墮其人格。故消遣之道。亟需研究。其最正當而最得益者。莫如赴夏令會。調查工商組織。採訪教育制度。遨遊勝地。進謁名人之類。若飲酒博奕。則當視如蛇蝎。萬不可嘗試爲樂。古哲有言曰。勿以善小而不爲。勿以惡小而爲之。慎微杜漸。斯其可矣。

俄事鉤沈記(上) 錄神州日報

吾國與俄接壤。自東訖西。凡一萬數千里。近者俄國革命。改君主世襲之專制政體。而爲衆建之共和。今雖未遽卽絃。然

其民治基礎。固於斯以立。則其關係我國前途者奚若乎。假令中俄二國。能本歷史上之交誼。成一連鎖。於往後之世界大勢中。必成一重要之新形勢。可斷言也。願欲研究斯事。非同懸空涉想。貴有誠實之憑證。吾人未出國門。憑一面之傳聞。以爲判斷。固有失真之蔽。卽或決於本國人之目擊。而目擊者不必其爲見道知言之士。而或得自輕心。或生於迷眩。又或雜以己私。或中於愛惡。其不足恃。正與上言之蔽相等。張嗣昭君。夙通法俄文字。近年躬入商界。赴俄游覽。以鑒空衡平之靈襟。爲能止衆止之觀察。其所得者。各具端委本末。絕非一曲之士。啓於一時感情。而爲不全不偏之言者所可比也。日昨惠臨記者病榻。袖盈寸草藁出示。署曰『游俄僉載』。吾知張君此書出世。讀者當有俄國歷史與我親切之感矣。茲之所記。力加汰節。分爲上中下篇。上篇中篇所記。率張君口述之語。（記者筆受既竟。懼有差池失真、因函送張君、由其增益以成）下篇則采自張君所著之僉載。而少加以燴譯者。要之皆爲今日國人應需之知識也。特述緣由如上。

33867
張君曰。吾游俄國。爲時至暫。僅僅二年。到俄之時。歐東戰事甫熾。俄國正在厲行禁酒。各大都會。頒行軍律絕嚴。凡欲考求一事。俄人不悉吾之本懷。往往匿其真情。不肯實告。甚至有疑吾之行動。轉施盤詰者。因此遂生絕大困難。蓋因從來官派赴俄考察之人。十九顛覆糊塗。絕不用心於實地考察。

俄人止與此輩交接。遂誤認我國人皆如是。忽見吾人查根問蒂。彼遂以爲奇異。因此生出猜疑。故吾人之受如此待遇。蓋不盡由於戰事。願受我國從前官場之賜也。

卽如華工到俄。據吾去年十一月離俄時計之。聞其實數已達十五六萬名之多。而北京政府竟未覺察。駐俄公使館亦不悉其情。迨至此項工人。多被驅於前敵。搬運掘壕伐木諸種重役。備受至痛之苦。多有衣食不周。被凍餒鞭撻死者。強矯之人。乃冒死逃走至俄都。向公使館求救。乃竟無從交涉。卽交涉亦不得要領。聞公使館嘗以此事電請外交部示。外交部久不回答。及後乃以含糊數語覆之。此事在俄國及協約國一造。均願俄國多此工人之動力。自然袒護工頭鞭撻之策。而不肯爲工人謀安全利益。然在一般中立國人。言談之頃。頗怪吾中華號曰民國。爲何輕擲其民命如此。因是俄人認我全國生性顛頂之念乃益盛。我於歸途。沿途探聽華工入俄之事。至被俄人詆爲中國人中之異性物。嘗在後貝加爾及塔。兩次因是被捕。幸得俄友書信證明。不然。將被投於黑獄中。且將無可伸訴。故吾所得。大率求於參伍錯綜之中。初非徑情直遂所能致也。

俄人禁酒之舉。原於與德將與登堡接戰而敗之時。自其公文表面觀之。儼然一舉禁絕。實則暗中以至烈之酒精（化學家亦稱曰醇）代酒。猶之吾國人以嗎啡亞代阿片。其弊同也。俄人嗜酒。有一至大原因。俄國宗教。爲耶教之東派。亦稱東教。

33868 教中禮節繁縟。較英法多至倍蓰。每歲節期亦多。大節之稱慶。有至四十二日。小節有二日者。有一二日者。合而計之。殆占一歲日期中十分之三。皆爲休息舉觴之期也。

雖今日上中社會。鑒於曠廢時日之敝。斷行改良。而在普通社會。信教會篤。尙未風從也。俄人於此種種繁縟節期。每值之必休暇讌集。貧者亦舉家大酺作樂。氣候既寒。(就首都言、每年不見冰雪之期、不及三個月、)酒遂爲其同嗜。工人遇飲輒醉。醉或更臥一二日。乃爲常事。雇主於此。照例不能訶責。故沈湎之習益甚。若軍人而沾此病。安有戰勝之望。此俄前政府所以毅然禁絕。雖歲拋棄一百餘兆盧布之酒稅。亦不自恤。因其關係利害存亡至密故也。今幸革命頓成。俄人具有脫專制入民治之希望矣。往後於政治上之研究。自然能加詳析。不復如帝制時之武斷。使能減去嗜酒之原因若干。禁酒即能收若干之效。

俄人對於德人之心理。絕似我國人之於日本人。而德人在俄之舉動。亦絕類日本人之在我國。至如表面上稍有不同之點。則俄皇室與日耳曼列邦各王公家。世爲婚媾。而中日無此。此所以開戰以前。德意志語言文字。在俄極占勢力。超出英法以上也。然因德之開化。在俄以前。俄人質樸遲重。德人迅捷猛鷲。進步自難比並。又以疆土接近。俄人之待資於德者。自然而多。德人居於俄人指導之地位者。亦自然而盛。此中若無皇室之力。左右其間。縱因利害相摩。生有衝突。尙可靜待天然

律之裁判化解。惟因有皇室生其左袒。故俄人於接構屢敗之餘。乃覺不能忍受。必以一報爲快矣。此中醞釀。已數十年。大率與德皇威廉第二之身相緣而起。則又野心所買之結果也。威廉第二幾次竭力聯俄。思訂同盟。雖爲法人金錢勢力所破。要未始非俄人嫉德之念有以潰其成。由茲以推。俄德單獨媾和。殆難現實。惟是俄人盟法聯英力支此戰者。今日默察隱狀。固可定爲成事之結束。他日戰後。德國內部或有變動。俄人心理。亦必改移。吾度一二十年之後。俄德相結之形勢。恐將固結而不能解。此非吾一人之私測。俄國先覺知微之士。亦頗默認此理。但今迫於大勢。不敢明言耳。

張君又曰。近日頗有國人詢我以俄革命前途如何者。其共和政體能成與否者。予按俄國革命根柢極深。其黨人步驟。雖分數派。然其黨中人才。皆經甚深之淬礪以成。絕非吾國朝爲滿臣夕談革命及自居於黨首者可比。故其黨魁皆有統率之力。黨人又有甚深之信力。尤非吾國無賴黨人但以革命旗幟作一身逸樂之敲門磚者可比。故俄國革命前途。吾人樂觀之念較多。(此爲吾一人之見、究竟有誤與否、可待事實證明、)雖然。革命雖關人事。頗涉天功。試爲一比喻。俄國首都形勢。尼瓦河實貫其中。精華萃於河之兩岸。俄皇著名之冬宮。其背面亦瀕此河。吾居俄都凡十三月。兩見此河開凍。均在俄歷四月間。(俄歷較各國通用之太陽歷遲十三日、)第一次。河冰方見斷紋。中心微

露泓影。警察守諸渡口。禁民涉冰。俄頃西風大作。海水滔滔滾入。摧冰如拉朽然。二日之間。冰盡隨潮入海。而船舶行馳如常矣。第二次。河冰融解極慢。溫暖多日。河心雖開。而兩岸尙凝堅冰厚至四五尺。迨向陽一面被日光融化。已歷二星期。而背陽一面之冰。忽與岸離。浮入河心。正在設法鑿祛。而朔風忽起。上流浮漸排山倒峽而至。因水力之推盪。流冰激而湧起。不特已開之隙。悉被填塞。而且冰上加冰。高起如層峯疊嶽。奇形怪態。難以方物。越日氣候益寒。大雪猛降。六日始息。冰結之厚。較冬期又加數倍。及至陽光照臨。氣候和暖。經二十餘日。冰始漸漸消去。又二星期。乃見河中蓬影。此皆關於天時者也。夫以時度之。俄國此次革命。殆屆冰解之期矣。特不知爲吾第一次所見者乎。抑爲第二次所見者乎。吾嘗自定一公例。謂溫帶之民。受天時之拘稍淺。熱帶寒帶之民。受天時之拘獨深。斯例之信否。且待後來事實證驗。今尙不敢自必。故此問題難遽答也。

又有問吾以俄之共和政體果成。其程度將何若者。吾以此言益涉玄解。請先舉英哲斯賓塞爾之言答之。其言云。羣制待民品之美而後隆。民品亦待羣制之隆而後美。雖然。此學理上之圓融語。俄國民品。就今所見。尙爲前此政治所造。然固亦有二可爲嚮往知來之助者。請別陳之。

俄事鉤沈記(中)

東方雜誌 第十四卷 第六號 內外時報

張君又曰。吾觀俄國革命歷史蛻變之陳跡。其事絕異。蓋俄人距原人時代。較他族爲近。實爲未開而正蓓蕾之花。故其普通之民。於民主思想甚富。然以種族駁雜之國。居然完成統一之形。則固政治壓迫而使團結之果也。今次俄人革命。若就其革命歷史研究。其情狀極爲隱奧。猶憶七八年前。嘗讀貴報一社論。有謂秦始皇隋煬帝之措施。雖不利於彼之本身。然始皇之廢封建。煬帝之破門第而開科取士。一則使民族國家統一。一則使草野之人。皆易登進而與聞政治。其在進化史上。實有至偉之功。殆不異禹抑洪水。周公驅猛獸云。斯言也。吾當時讀之。頗覺大反古來功罪成案。今由俄國革命史證之。頗得一例。可以互相發明。吾入俄國之初。爲欲研究俄史。在豈塔城。即求得一老年學者爲師。與之偕行而西。一日。與此老教師研究俄國革命黨情事。教師告予云。俄國革命學說。萌於法國革命以前。其初無勢力。全國傾向之者。不及百人。及後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三月三日。俄皇阿烈珊德第二。下詔釋放農奴。然後革命轉因之大熾。蓋因從前疲不任事之地主世爵。及疏遠之皇族。率恃農奴力作。供其生事。自此釋放。彼輩多窮無所歸。遂起革命之念。嗣後發生暗殺重案。以及宮中潛置炸彈諸役。率由此等人爲之導線云。今則革命居然成矣。是俄之釋放農奴。於人道進化。爲極有光輝之事。而其反應乃爲革命。可見人間社會之輿蹟。而善惡之判詞。未易輕下。正須待諸百世以後之